

论“六书”理论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的必要性

马保珺 张 乐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汉语逐渐走进国际视野,汉字作为汉语学习的根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结合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汉字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六书”理论的分析,探讨将“六书”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将“六书”理论与识字教学充分融合起来,实现课堂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结合。

关键词: “六书”理论; 识字教学; 应用; 必要性

On the Necessity of “six books” Theory in Literacy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aojun Ma, Le Zh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Chinese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is article will combine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ix books”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the “six books” theory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how th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fully mix up with literacy teaching,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Six books” theory; Literacy teaching; Application; Necessity

一、引言

(一) 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研究现状综述

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现在总体以“语文分开,识写分开”^[1]的模式出现在大众面前。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识字教学在学习者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许多留学生在中国待几年后,口语上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一提到汉字的书写和认读时,便会出现“低谷”现象,正如行玉华(2018)所说,非汉字圈的学生在进行汉字

学习时,“对汉字没有结构意识;对部件功能了解不够;对音义关系不明白等等”^[2]。周健(1998)认为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学习汉字的时候极难适应。苏培成(2000)也认为汉字的特点之一就是“进行国际文化交流难”^[3]。

从对外汉语教学的整体情况来看,识字教学还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很多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李泉(2012)认为学习者和教师都应该确立正确的学习观和教学观;黄金城(2014)认为汉字教学应针对不同教学阶段和教学对象提出具体教学对策;吕必松(2014)也认为,汉字教学应该“融入汉语教学”^[4]。近年来,随着徐通锵老先生“字本位”理论的发展,将“六书”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将“六书”理论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相结合,不仅能使学生在理解汉字的基础上学习汉字,更能让外国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 “六书”理论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相结合的研究

作者简介:

马保珺(1996-12),女,甘肃白银人,目前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硕士一年级,汉语国际教育方向。

张乐(1996-02),女,甘肃兰州人,目前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硕士一年级,汉语国际教育方向。

究现状

“六书”算是最早从汉字的构成规律对汉字进行分析的理论,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六书”理论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结合起来的研究却开始得比较晚。学者们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看法。有一部分学者并不同意将“六书”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卞觉非(1999)认为对外汉语识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六书”理论“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5];郑振峰(2002)也认为“六书”理论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不具有“普适性”^[6]。但也有一些学者支持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穿插应用“六书”理论,比如,刘博认为:“汉字的解释和阐述在现在看来依然系统而完备”^[7];王瑞晓(2017)认为将“六书”理论应用到汉字教学中,可以提升学习者的兴趣,降低错误率;陈开萍(2021)也认为“六书”理论可以减轻其学习负担。笔者认为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是非常必要可行的,这能够帮助汉语文化圈外的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汉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二、识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汉字最初是以“表意文字”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后经多年研究,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认为“字”具有“结构简明、语法功能模糊”^[8]等特点。这一看法的提出,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识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汉字也成为“汉语中一个特殊的成分,是有形的”^[9],这就说明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注重识字教学。具体而言,汉字教学的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汉语

从“六书”入手进行汉语识字教学,一方面可以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字、记忆汉字,促进汉语的学习;另一方面,理解-认知-识记的模式会大大提高外国学生对汉字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对外汉语识字课堂上,应该将与汉字有关的文化因素和与其相关的典故等融入汉字教学,从而增加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培养愉悦的学习氛围。如“文”这个字,它原本是指将花纹雕刻在胸前,后又“从‘花纹’引申为‘文字’,从‘文字’又引申为‘文章’,如李贽《焚书·童心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这里的文即指‘文章’”^[10]。但是“文章”也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可以指礼乐章法,也可以指文章的文采。这样的讲解会让课堂的氛围变得生动许多。



(二) 增强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和了解


汉字既是书写符号,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除了外形本身,汉字形体内部也蕴含着中国文化,展示着汉民族的文化价值信息等。如汉字“骨”,在《说文》

中,它被解释为“肉之核”,意思是说我们的肌肉所依附的比较坚硬的地方,即骨头。知道了本义,学生在学习由“骨”构成的字时,都可以联想到本义,如“骷、髅、髑、髓”等字都与骨头有关。后来,“骨”引申为“尸骨、尸首”,即指死去的人,后又用来品评人物的“风骨”,即人物的品质、气质,由此又引申指文学作品的风格,风骨刚健,如魏晋时期的“建安风骨”,这由本义到引申义的一系列发展,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本义的基础上,增强对古诗句的理解能力,从而加强对中华文化和历史的了解,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三、“六书”理论概述

《周礼·地官·保氏》是最早记录“六书”的书籍,后代许慎在《说文》中对“六书”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后代的“六书”,都采用许名班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字是独体字,大多数象形字都是以绘画的方式将字形描绘出来,如,这是汉字“日”,甲骨文中以太阳的形状进行描绘,而汉字“月”则是根据月亮的形状弯曲地画出。

指事字,也属于独体字。在《说文》中解释为“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意思是说初看就能认识,而字的意思要仔细辨识后才能知道。如以“木”为载体的指事字“本、末、朱”等,再如“刃”字,小篆作,是在象形字“刀”的刀刃处加了一点,比喻刀的锐利所在。

会意字是合体字,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义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字,表示新的意义。《说文》中给出的例字为“武”和“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常见的会意字,如“采、休”等。

形声字是由一个表示意义的形符和一个表示读音的声符组合而成的字,也是合体字。形声字占现代汉字总数的80%,是汉字中的“大户人家”。

转注字是按照转语加注声旁构成的字,假借字是用假音表意的方式构成新字。比如汉字“我”,本来它的意思是上古的兵器,后来被借来指代我。再比如转注字“考”和“老”,在古代,这两个字可以互相解释,考就是老,老就是考,他们的本义并无不同,只是发音不同,这也就是“六书”中所提到的“同意相受”。

四、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的必要性

(一) 帮助外国学生了解汉字的构造规律

汉字经过历史长河,世代变迁,汉字的形体在五千年的发展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的过程中,融入“六书”理论,将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展示

给学生,可以使外国学生更加了解汉字的构造规律,在记忆的过程中联想汉字的构造规律及演变过程,有助于外国学生化繁为简,根据汉字的理据推测汉字的意思。

(二) 帮助外国学生记忆汉字,提高自身水平

将“六书”理论的相关知识穿插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能从汉字的源头入手,记忆汉字就会变得简单起来,从识记到理解、阅读,再到自己尝试写一篇小的文章,学习效果会显著增强,汉语水平也有所提高。如上文提到的象形字“雨”,源自图画,可以先对学生讲解“雨”这个字的发展演变,解释其意义,再由“雨”字扩展到与之相关的其他字。教师这样讲的话,学生对所学汉字的印象会更加深刻,记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

(三) 传播中国文化,激发学生兴趣

汉字作为汉语的载体,不止代表中国的文字形象,更是承载着中国的文明和历史。在进行对外汉语识字教学时,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将相关汉字的文化背景知识传授给学生,如汉字所蕴含的典故、神话、传说等,这会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使严肃的文字课堂不再沉闷。此外,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文明,从而更好地学习汉语。如讲解“丝”这个字时,可以先讲“丝”的本义是“蚕丝”,蚕吐完丝后将自己用丝裹起来,古人看到后,就模仿蚕织衣,后来便引申为丝织品,由于古代的乐器多为木制品,而后上弦安丝,用以弹奏,所以,“丝”也可以指乐器,称“丝竹”,再讲讲以西汉张骞为始的丝绸之路,使带有我国特色的陶制品、茶艺、丝绸等走向了世界,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因此变得更加频繁,如此一系列的讲解,不仅会让外国学生了解“丝”的写法和演变,还会让他们了解“丝”中包含的传统文化以及古代劳动人民的无限智慧。

五、结语

对外汉语识字的讲授一直都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难点,要想教好汉语,让学生学好汉语,必须注重对汉字的教学。“六书”作为论述汉字构造规律的重要理论,对解释汉字的起源、发展、演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加入“六书”理论,即可以帮助外国学生了解汉字的构造规律,帮助外国学生更好地识记汉字,从而提高汉语学习的水平,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中华文化,让外国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有利于文化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所以将“六书”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

“六书”理论经过历史的演变,虽然能解释大部分

汉字,但不能用来解释所有的汉字,所以在教师讲授的过程中,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不适用于现代汉语识字教学的地方,要适当地选取教学内容,随教学情况改变教学方法,保证教学能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在“六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形声字的变化较大,有的形旁和声旁与现代汉字的关联性已经变得很微弱,所以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格外留意这类汉字,不用完全死盯着“六书”理论不放,适当的改变教学策略,多加几个有趣的游戏,加深学生的印象,一样可以达到加强记忆的效果。总之,教师在进行对外汉语识字教学时,要重视“六书”理论的作用,但不能全靠“六书”理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六书”理论,使其在教学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以达到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宋雨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P126.
- [2]行玉华.基于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P99-100.
- [3]苏培成.汉字的特点[J].语文建设,2000(04):37.
- [4]吕必松.汉语教学一三三[J].汉字文化,2014(04):9-13.
- [5]卞觉非.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J].语言文字应用,1999(01):72-77.
- [6]郑振峰.“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35-39.
- [7]刘博.《说文》中的“六书”理论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J].科教文汇,2018.01期.
- [8]徐通锵.语言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9]李禄兴.现代汉字理论与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P78.
- [10]左民安.细说汉字(修订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P212.
- [12]周健.“汉字难学”的分析与对策[J].汉字文化,1998(02):57-60.
- [13]李泉,阮畅.“汉字难学”之教学对策[J].汉语学习,2012(04):83-90.
- [14]黄金城.海外汉字教学呼唤改革创新——探寻“汉字难”的破解之道[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4,12(06):17-23.
- [15](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P236.